

第六屆「醫學人文經典閱讀」徵文得獎作品-關於住院醫師夜未眠之我見

📌 非醫學組 第一名 / 心理三 黃文俊

在這篇讀書心得裡頭，我藉由自身醫學背景的經歷，以住院醫師夜未眠為主軸，輔以醫學人文、醫學倫理相關經典針對九個重點命題加以探討論述，分別茲列如下：骨科醫師的養成、不讓醫學變成例行公事、永遠保持對於錯誤的恐懼、藐視人命與否、習慣死亡的氣息、我們只負責修補、找回初衷、是否在罔顧病人的權益、醫學倫理的深刻反思。

之所以想要撰寫這篇讀書心得，主要是自己出身於一個醫師家庭，而哥哥也恰巧是名住院醫師，在決定撰寫心得之時，就揀選了與住院醫師相關的書籍行文。全篇裡頭在每一個柯林斯醫師自我省思的重要橋段裡頭，我也同時闡發了我自己的看法與創見，雖然未臻成熟完善，但終究是發自我內心所想，其中大多數的時候我是認同柯林斯醫師的看法，但在九個命題之中「藐視人命與否」、「是否在罔顧病人的權益」這兩小節裡頭我是反對柯林斯醫師的想法的。

正文

零、作者介紹

住院醫師夜未眠此書作者Michael Collins是個建築工人，也因為生計當過計程車司機，但他始終夢想著要當一個醫師，不僅是一個醫師，更是一個骨匠。

Michael Collins唸醫學院時，晚上都在碼頭工作。沒有做過研究，更沒有寫過醫學相關的專業報告，在實習的時候也只在骨科待過一次。他沒接觸過成人骨骼重建手術這個領域，但是他必須要在梅約骨骼醫學中心從零開始學習，並且以住院醫師的身份觀望屬於這個醫院的「病人」。本書是Michael Collins在梅約就職時所紀錄下的手記，全篇分為四大部份，紀錄著Michael Collins擔任資淺住院醫師的兩年，以及資深住院醫師的兩年中所經歷的試煉與折磨，並且以虔誠的心態告知讀者關於他的迷惘與矛盾。在此書之中，我們將能看到一位「菜鳥」醫師，如何經歷各種磨練，成爲一個麻木無仁只求薪資的資深醫師，而在面對病人時，重新再找回自己成爲骨科醫師初衷的心路轉折。

這本書筆觸俏皮生動引人，但我讀來卻是異常沈重的。這絕非是一本單單記述住院醫師四年的敘事，而是在文本之中暗藏了生命最真實的無奈與對於自身職業的堅持與信仰。下述的正文，我將從Michael Collins醫師在梅約每一階段的轉折開始論述並且闡發自我的心得與創見。

一、骨科醫師的養成之路

Michael Collins（以下簡稱柯林斯）甫進入梅約醫學中心時，和一個笨蛋其實相去不遠，他什麼事情都不太懂，就連TKA（Total Knee Arthroplasty 人工全膝關節形成術）和UTO（Upper Tibial Osteotomy 高位脛骨切開術）究竟是什麼都不太知道。「傑克就坐在我後面，他傾身向前，問我做過幾次UTO，我裝作沒聽見。他幹麼不問我坐過幾次UFO（不明飛行物）呢？至少我知道什麼是UFO。」

我想剛進梅約時的柯林斯醫師其實是相當有壓力的，就文中的描述，他簡直是一個完全不合格的住院醫師，沒有一個住院醫師，會不知道這些詞彙的，在全書裡頭，柯林斯醫師一直認爲自己是不足，或者該說是自覺自己是不夠好的。因爲他的起步落後身邊同期的住院醫師許多，而這種焦慮的心情，也同時成爲壓迫他不斷前進的一種原動力。

我想這是之所以柯林斯醫師要比其他住院醫師要多的多，要看得更多的一大主因，因爲他深深瞭解了「自己擔當醫師的不足」，而在骨科裡頭，一不小心手術失誤，一個前一小時在你面前活生生和你訴說著他的痛苦的男孩，在下一個小時可能就因爲你的「專業不足」而變成一具冷冰冰的屍體。

柯林斯醫師就是深明此點，因此才不斷的給予自己壓力，這是攸關生命的事情啊，不能像打一場冰上曲棍球是個娛樂，我想以柯林斯醫師的角度來看，他是每日每夜都得進行和死神拉扯的工作，這實在不是件輕鬆的事情。若非對於生命有極大執著，對於自己職業的認知有極清晰的觀念與執意獻身於此的人，是無法像柯林斯醫師一樣做到「身心俱疲」的地步的。

我想這是許多身處於台灣這個島國的醫師最應該學習的部份，我們太過輕忽人命的重要性，以致於每隔一段時日，便在報章雜誌上看見諸如「人球案」的新聞，過了那麼多時間，當年的邱小妹妹，以及其餘人球案的主角，永遠就成了泛黃報紙上的一抹印記了，永遠只是在下一個事件發生的同時再度被人提起，或者成為立法院政客交鋒的「專業詞彙」。我們是否真的該重新認識他人的生命的重要？那畢竟是一個生命，而不是一具無機體。

二、不讓它變成例行公事

「我們似乎比較像是建築工地的木工……（中略）我們打開了人體，切除部份，丟掉它，然後加進新的東西，接著又把他關起來。一、兩天後這人又能走路，痛苦也消失。真是太神奇了。我要永遠保持這份敬畏和著迷，不讓他變成例行公事」。

當柯林斯醫師開完一台成功的刀之後，他這麼的感嘆著。「我要永遠保持這份敬畏和著迷，不讓它變成例行公事。」是啊，這句話是多麼的發人省思，又多麼的叫人難以忘懷。反過來思考，當醫生的操刀變成一個例行公事的時候，那將會如何？那是令人嫌惡並且是像是機械式的一個指令一個動作，熟練的完成自己「任務」的一群技師。我想醫學，並非是一種技術，更是一種對於生命的愛護與關懷。我們的醫學絕非是冷冰冰的，也絕非單單是一種技術上的應用，除卻技術上的實用之外，更多的應該是對於每一個生命細心的照料與關愛吧。

三、永遠保持這份恐懼

『那些弄錯的住院醫師下場如何？』

『手術後史丹跟老柯道歉，說願意辭職以示負責。』

我聽了心裡砰砰跳。辭職！

『老柯聽他說完，便說他確實犯了嚴重的錯誤，以後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更加小心。但老柯說他自己也該察覺錯誤的。他要史丹別辭職，但也表示要是下次再犯同樣錯誤就只好自求多福了！』

（中略）

『柯林斯醫師，你聽說這個病例了吧？那你的結論是什麼？』

『我嚇壞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老是擔心自己會犯下可怕的錯誤。這個病例就像是我最大的夢魘成真了。』

他點點頭『醫生，永保這份恐懼，這是你欠病人的。』

這一段落的敘述是在描述梅約最富盛名的骨科醫師柯文區因為住院醫師史丹將X光片放反，導致柯文區開錯邊，將患者沒有受傷的左腿切開，而患者實際有受傷的右腿卻沒有進行手術。雖然發現的早，但患者左腿關節上的大轉子卻已經被切除了。為此柯文區一直為那台刀備受煎熬。

手術房裡頭的每一件事情，都應該是骨科醫師的責任。患者全心全意信任醫師，是故身為醫師更不能夠輕忽任何一個小細節。一旦輕忽了，輕者使患者殘廢，重者則一條生命就去了。在看到這個段落的時候，不禁深吸了一口氣，在外科手術上出錯，就我的觀念來說，是一件多麼可怖的事情，而導致錯誤發生的始作俑者，無須擔負起責任嗎？若是這種情況發生在這邊，這位醫師應該是要辭職以示負責的吧！

始作俑者的住院醫師史丹，他最後沒有辭職。柯文區醫師這個決定讓我深感震懾，也同時讓我從許多面向進行思考，如果站在柯文區醫師這個位置上，我會怎麼處置這個住院醫師呢？我想我會要求這名住院醫師負起責任，並且賠上他的一生。但如果採用我的作法，又真的對於事情有幫助嗎？史丹醫師對於放錯X光片，已經有了極大的自責，甚至主動請辭，而辭職對於患者的現狀是有幫助的嗎？錯誤已經發生，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對於患者的補償，並非過於追究疏失的歸屬。

開錯刀的權責並不在柯文區身上，而柯文區卻在開完刀之後，去和病患家屬說明出錯的流程，並且說自己會承擔一切的責任。我在想這種事情，發生在台灣醫界，台灣醫界又會怎麼做呢？這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想到的卻是另一種情境，來自記憶裡頭經常看到的報導，在八八水災或者SARS爆發時，某某官員下台以示負責的新聞。我不知道台灣醫界對於犯錯者的心態是如何，但我知道在檯面上的政府與台灣的人民，對於錯誤是不容許有彌補的機會的。

梅約住院醫師培養不易，經過長時間訓練的醫師，因為一個大意疏失，就必須捨棄在醫學院與梅約中心習得的專業，這樣的做法是種過度浪費。在醫療過程中，難免會發生疏失，如果每個疏失都必須斤斤計較起來，那麼究竟要罷黜多少將來可能會救我們一命的醫療人才呢？同樣的道理，反觀我們所處環境下，大眾的思考是多麼的衝動行事，我們怎麼知道這些我們口口聲聲說要罷免的官員，是否在為自己過錯反省後，能夠為我們多做一兩件有益的事情呢？我們非得要因為一個污點，而否定他們過去長久的努力嗎？我想醫界也好，政府也好，犯了過錯的人，只要還屬常人，他們都會永久記得這份犯錯後的恐懼的。

四、藐視人命？

在柯林斯醫師撰寫的經歷裡頭有讓我省思的，卻也有讓我感到錯愕的。其中最感到錯愕的一段是在第五章《死亡的氣息》裡頭其中的一段。節錄如下：

「從現在起，我值班，你們兩個在家的時候我絕對不讓他們把你們召回！」

這招奏效，是我們讓它奏效的。我們不惜一切代價彼此掩護，還捏造故事、比以前加倍努力工作，但我們最大的本事還是厚顏無恥地徵用醫學生來幫忙。

我把他(路過的醫學生)的書丟到一張椅子上。「去更衣室換衣服，然後快去四號手術房。他們馬上就需要你。情況緊急。」

他站在那裡一臉迷惑：「可是我十分鐘後有個生化小考耶。」

此時的柯林斯是剛從柯文區醫師團隊服務六週完畢，轉調聖瑪麗醫院的急診外科。由於急診外科的工作過度繁忙，所以他做出了一個讓我感覺相當不正當的行為，住院醫師每隔兩天要執一次夜班，但只要有急診就會被喚回，也許柯林斯醫師書寫的「交換值班」的事件，是目前醫院的常態。對於住院醫師應該要有正當的休息這點我是沒有意見的，醫師也是人，總不能要他們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工作。但我無法理解柯林斯居然可以厚顏無恥的徵用路過的醫學生來幫忙。

我想在台灣這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醫學生的訓練畢竟不足，雖然不知道記述裡頭的醫學生是否已經開始實習了，在這種情況之下，柯林斯為了要讓同伴有充足的時間休息，在路上隨便抓了一個醫學生進來幫忙手術，雖然只是幫忙使用牽引機拉住病患的肝與脂肪，但萬一這名醫學生因為訓練不足，或者是過度緊張而一時失手呢？那麼這名病患的內臟將會如何？我想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了。諾大的急診外科裡，竟然沒有足夠的人力？與其讓訓練不足的醫學生來執行任務，不如讓身邊的護士，或者是急診外科裡頭的實習醫生上手術台幫忙，都要比讓醫學生幫忙要來的安全許多，這畢竟是攸關人命的大事啊！

柯林斯醫師在整本書中是相當有理想與熱忱的，而他卻特別的將初入急診室時這樣的一個事件如實的記述下來，我想這個事件隱約的在暗示著，這個階段的柯林斯已經逐漸的變成了一個麻木不仁的醫師。他暫時迷惘在繁忙的工作裡，失卻了自己成為醫師的初衷，而他的內心也不停地質問自己這麼做是否正確。

五、死亡的氣息

在死亡的氣息這章節裡頭，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柯林斯將「永遠保持那份恐懼」這個主題再一次的重述，只是這次的角度換成了一般事故的肇事者，而非是醫療人員的疏失上。

醫療人員犯了錯誤，可以記取那份生命可能會因自己的疏失而死亡的恐懼，而警惕自己。但是造成事故的肇事者呢？這章節裡頭提到了兩個案例，其中一個男人因為車子失控，撞到了一個小女孩，駕駛者只受了一點輕傷，但小女孩卻受傷嚴重，肇事的男人不斷的問柯林斯女孩的狀況，而柯林斯醫師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夠救活小女孩，男人看起來激動且心神不寧。後來這個肇事者被自己的罪惡感擊潰了，持槍轟掉了自己的腦袋，因為愧疚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第二個案例則是一個被哥哥持槍射傷的小男孩傑夫，柯林斯醫師盡全力搶救傑夫，但仍然回天乏術，柯林斯醫師在傑夫哥哥身上看到了車禍肇事男人的身影，那種揮之不去的愧疚與罪惡。於是柯林斯醫師和傑夫的父親拉森先生說清楚傑夫哥哥心裡的煩擾，成功解救了一個可能自戕的生命。

醫院裡頭可以說是一座籠罩著生老病死的孤獨都市，孤絕在生命的懸崖邊邊，和老去與衰亡拉扯著。而醫師能做的只是在醫病關係上頭，給予我們盡可能的協助，而始終不可逆我們的生死衰老。

六、我們只負責修補

護士問：「醫生，要宣佈急救無效嗎？」，我好想大叫：「去妳的，妳以為他剛才都在幹麼？」但喬伊很平緩的說，「是的，我要宣佈急救無效。」

當宣告班恩急救無效時，柯林斯整個人一瞬間彷彿委頓了，我想班恩的死，將柯林斯對於自身聖職迷惘推向最高點，他一直認為醫生的天職就是要救人，而他「理應」可以救活每一個病人，並且看到他們癒後能過著不錯的生活。但隨著在梅約見到的死亡越多，柯林斯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能力擔當一個醫生，好似他們總是被死神從手中帶走一個又一個的患者。班恩死的那晚，柯林斯無感了，他不斷的回想著猛做CPR，而班恩的身體卻逐漸冰冷失溫的情景。

柯林斯的同伴裡頭，許多人接受了也學會了習慣死亡，然後在病患死亡後像個技工似的動手去處理。而柯林斯則不停迷惘著關於習慣死亡的理由與意義，發覺自己學會的除了技術之外，更多的是冷漠的看待生命的離去。骨科醫師修補的是一種「我們脆弱，終將一死的狀態」，但是這樣逐漸朝著崩毀邁進的狀態，又豈是人力可以修補的好的？柯林斯面對自己工作的荒謬性開始思考著，這個荒謬是來自於柯林斯發現自己無論怎麼做，都無法讓患者恢復到原來的生活樣貌，他們為病人修補身體，但修補過後的身體所面對的生活，卻是依舊朝著死亡邁進，可能一年甚或兩年三年，患者依舊會死於原本的疾患，那醫師能做的，真的就僅僅這些嗎？柯林斯醫師疑惑著，我也疑惑著。

同為醫學院校的我們，是不是也終將遇到這樣的課題？我們所處的位置，究竟能做的是什麼？是不是我們什麼都不能做，我自己在這個課題上還沒找到答案。但我想柯林斯醫師給我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念。那就是無論如何，我們必須正視眼前的荒謬性，並且盡可能的做好我們可以做的一切！

七、找回初衷

在深切的迷惘之後，柯林斯遇到了曾為醫務兵的基斯。在遇見基斯之前柯林斯覺得「我就像是個工廠裡的操作員，日復一日重覆同樣的動作，我感受不到自己的熱情，天天只想趕快把事情做完！」

基斯是曾經參與越戰的醫務兵，在戰場上負責控制軍人弟兄們的傷勢，只是為了讓戰力能夠迅速補給，減少傷兵，避免成為軍隊的負累。在重複日復一日同樣毫無人情味的動作時，基斯也曾感到迷惘。後來基斯看到了柯林斯醫師內心的迷惘層面，不經意的和柯林斯醫師說：「我們需要做的是真正的在乎他們，這跟單純的包紮傷口差很多！」

瞬間柯林斯醫師醒悟了，他反省自己不知不覺將工作變得制式、機械化，而疏忽了他初入醫院時信仰的使命與天職，做為一個醫師真正的目的，是為幫助病人，那些在我們面前，活生生受苦的人們！在這一點上頭，我可以理解柯林斯醫師所言：「做為一個醫師真正的目的，是為幫助病人」。但也許是人生閱歷尚嫌不足，我對於我選擇的道路仍然存有著迷惘，當我學習的越多，越是明白自己的無能與無助。我時時在想，自己真有能力可以幫助到臨床上所謂的「病人」嗎？臨床和課本上所學畢竟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當我們面對課本上的圖譜時，我們可以輕易的拿到高分，得到老師們的一句讚許，但是當要把所學用於臨床上頭，那又會是怎樣的一個光景？

光是我們在課本上學到的智識，就已經明確的告訴我們。醫學領域並非我們所想的那麼風光，、簡單，我們可以幫助患者延長壽命，幫助他們在疾患的痛苦下能夠好受一點，但是我們實在難以以一己之力和死神進行拔河，我們的腳步一步一步的被拉扯過去，看著患者邁向衰老死亡，而我們只能在能力所及處施為。我們必須瞭解我們的無助，方能真正理解我們當為什麼。我想我必須用一生，去體悟這樣的無助感。

八、是否我們不斷的在罔顧病人的權益？

柯林斯在梅約擔任住院醫師第四年，當上了總醫師，但有件事情一直困擾著他。

「搞什麼！直到最近我才有信心自己獨立操刀，而現在卻得讓一個經驗不及我的住院醫師，在『我的』病人上動刀？如果他搞砸了，責任可是在我身上，受傷害的是我的病人。我沒把握能面對這樣的結果」。

這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議題，我們究竟要把「病人權益」擺在第一優先的位置，或者是要將「住院醫師的培訓」放在第一優先的順序？是否要如書中艾希福醫師說的：「相較於訓練住院醫師，我們更重要的使命是提供病人最好的醫療照護」。

就柯林斯對艾希福醫師提出的回應來看，病人不盡然在外科體系領域是排在首位的，柯林斯醫師並無法否認艾希福醫師的話，如果病人的權益是至高無上的，那麼每一台刀，就都應該由總醫師以上階級的醫師進行，不應該交給訓練不足的醫師上刀。而矛盾的是，如果住院醫師沒有實際上刀的經驗，那住院醫師終將無法成為大器。

柯林斯醫師感覺這是十分矛盾的，因為他們總是聲稱病人的權益是至高無上的，但實際上從病人身上獲益更多的則是用以在住院醫師的練習上頭。我想我能夠理解柯林斯醫師的疑惑與內心矛盾的，當然最安全的手法就是每台刀都交由熟練的人開，這對於病患是再有保障不過的。但我卻覺得柯林斯這樣的矛盾其實是多餘的，我認為「病人的權益是至高無上」與「住院醫師的練習」兩者是不互相矛盾的。畢竟柯林斯第一次上刀，做的是最簡單的人工髖關節置換術，而每一個細節都由梅約的權威柯文區醫師仔細盯著。

沒有一個醫師敢將極其重要的大手術交給資淺住院醫師來上刀執行的，所以資淺住院醫師上刀的第一步，必然是從小手術開始。而且是比較無關性命的小手術，在手術的過程之中，畢竟也會有善於開刀的醫師在旁邊照應著。我想這樣的做法，實已兼顧了「病人的權益」與「住院醫師的練習」了。在一個又一個小型的手術裡頭累積上刀的經驗，直至資淺住院醫師有一天也能夠獨當一面為止。

與其在這樣的議題上面大做文章，我倒覺得住院醫師與總醫師的睡眠時間才是更值得關注的一點。不管一個人的技術再怎麼高超，在長期的疲累之下，也難以保證自己不會有疏失。往往一台刀一開就數個小時，一天可能要上三四台刀，更甚者五六台刀都有可能。醫師不是鐵打的身子，醫師的疲累程度才是真正造成罔顧病人權益的一大要點。只是全書中，柯林斯並沒有針對過於漫長的值班時間多所著墨，也許是僅僅是一名住院醫師，無法撼動整個醫院人力分配的體系。當專業的醫師沒有那麼多時，自然每個人分配到的工時也就多了。但我始終認為梅約既然是一個頗負盛名的醫療中心，在人力的調度上頭，應該能有更適切的作法才是。

九、醫學倫理的深刻反思

全書之中，有一段令我十分在意，因此特別提出來討論之。在書中第二十六章《那條修長勻稱的美腿》以及第三十五章《遺忘莎拉》中都提及了莎拉這個女孩子。莎拉是個原有大好未來的十八歲女孩，她的左腸骨有骨惡性腫瘤，因此必須進行半骨盆切除手術，拿到她的半邊骨盆以及整條腿。莎拉生性開朗，失去一條腿後雖然難過，但她覺得仍然有許多東西是她並未失去的。手術看似很成功，一切似乎劃下了一個句點，而莎拉也成為柯林斯手術成功的案例之一。

但在三十五章的時候，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柯林斯得知莎拉死去的消息，手術後，莎拉僅僅活了一年。柯林斯切掉她的腿以延長其生命，但莎拉終究還是在一年後走了，如果不動手術，莎拉會死，但至少仍保有她的軀體完整。柯林斯不解自己這個手術的意義何在？究竟是延長莎拉的生命，或者是摧殘她的餘生。一個美麗的少女在手術後仍不停的接受藥物的摧殘，持續接受放射線治療，莎拉的頭髮因而掉光，天天嘔吐到食道出血。

這些如血的字句是柯林斯對於自己的控訴，更是血淋淋的剖開了柯林斯心裡難以承擔的一面。這讓我不禁想起了醫學倫理課程的一些內容，我們究竟是要讓患者平靜的度過餘生，或者解救他的性命，讓患者持續進行著對於本身而言極其痛苦的療程？

印象中學過一門「安寧療護」的課程，安寧病房裡頭的癌末患者在護士與醫師細心的照料之下等待著死亡的來臨。他們無需再受到療程將自己的肉體東切一塊西切一塊，也不用受到放射線

的殘害讓自己的頭髮與血球所剩無幾。在唸到相關於莎拉的情節時，其實內心是十分震盪的，有時候我們認為適切的作法，其實只不過是醫療上的適切作法，並非是對於患者最好的作法。

身為一個醫療相關人員，我想對於我們自身而言，更多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從病人的角度開始著手，讓他們過得更好。在死亡無可迴避的情況之下，怎樣的作法，才能夠讓患者感到「舒服」？我想這是我們最應該學習並且去思考的。

結語

讀完本書，隨著柯林斯醫師的逐漸成長，彷彿我也跟著他的生命進程行走了一次，柯林斯醫師的看法縱然有些是我所不認同，但絕大多數是可以發我深思的，同樣從事醫療行業，我想往後我會遇到的課題必定不比柯林斯醫師的要少，我期許自己能夠像柯林斯醫師一般，在迷惘之後尚能找回自己的初衷，但願在未來的某天也許我把這份醫療工作當作是一種勞碌的工作時，我還能夠想到我們的初衷是盡自己可能的一切為患者服務的。